

多年后，回忆青岛求学岁月，徐中玉一腔热血仍未冷：“日本人的海軍军舰可以自由随意地驶入青岛附近海域，某次一个日本侨民不见了，他们一口咬定是中国人搞事，就把军舰上大炮炮衣卸去，炮口对着青岛市政府，威逼找不到‘凶手’便开炮。后来才发现，失踪的日本人是在外面流浪了几天——当时，日本之猖狂，令我觉得十分屈辱！”

国土饱受蹂躏，抗日呼声振聋发聩。这样的经历，深深触动着徐中玉，“不能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那般地读书”。他参加了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，大三时，确定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，亦与即将奔赴前线的好友们相互勉励：要在自己认定的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，做一个坦率、对国家和社会多少有点贡献的人。

七七事变爆发后，徐中玉转入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，后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两年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从此辗转教书，始终没有脱离校门。

在读书期间，徐中玉师从老舍、叶石荪、台静农、游国恩、罗玉君等名师。叶石荪启发了徐中玉从古代文论渐及现代的研究计划，运用卡片搜集资料并不断分类整理。从大学三年级起，徐中玉形成做卡片习惯，受难中也不间断：“二十年间孤立监改，扫地除草之余，新读七百多种书，积下数万张卡片，约计手写远逾一千万字。”“我没被摧垮，有空就还是看书、查资料。”

在某种程度上，他属于“一根筋到底”的那类人。“文革”时期，“批判我也不做声，我做声就是不同意呀”；好友钱谷融劝，“依有时候就

右图：看书、搜集资料，徐中玉就这样忙了一辈子。



上图：近40年来，仅全日制本科《大学语文》教材，已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。

不要硬顶了”，他回答“豁出去了”。对着采访镜头，钱谷融曾带点“纵容”地笑：“他啊，用上海话讲是‘横竖横’了，绝不迁就别人，委屈自己。”

1978年至1984年，徐中玉担任了两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，系里一派富有活力的新气象。徐主任作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，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。赵丽宏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诗集。孙颔在学时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冬》1979年出版，徐中玉当即发表文章给予热情支持。“华东师大作家群”，一时间全国知名。

此外，有感于高等教育文理分家的弊端，1980年，徐中玉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联合发起“恢复大学语文公共基础课地位”倡议，并成立了《大学语文》教材编委会。

“读理工科的人往往认为技术第一，好像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，可社会问题绝对不是单靠技术就能解决的。有许多东西，你要具备人文的觉悟。”“一个学者本领多大，也无非就多写几篇文章，

多出一两本书。而假如能在被大量的人需要的教材或参考书方面，做出点成绩，不是一样嘛。”始终具有极强社会担当意识的徐中玉，始终这样说。

退休之后，他每天起码有10个小时花在看书、搜集资料上。吃好中饭，阅读大量报纸杂志，再把感兴趣的内容剪下来，就算“徐氏午休”了。保姆阿姨摇头：“他菜吃得少，水果也懒得吃，老说‘麻烦，我忙死了’……”

怎么可能不忙呢。徐中玉的性子，注定了他这辈子都“停不下来”了。“许多东西是越老，懂得越多，越觉得自己不行。”“我准备做到做不动了，就不做了。”

儿子希望他去美国颐养天年，他不肯。“去那边，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。”

中国的知识分子，根扎在这片土地上，拔不出来了。

正直与智慧，
永远影响着后来人

2014年12月，徐中玉接过第六